

岁月悠悠

幼时的零食

张勤文

小时候物质匮乏,所以零食有两个特点,一是稀罕,二是量少。

有小孩儿的人家,多少会备一点零食,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大人拿出一块饼干,一粒糖来哄小孩。大哭大闹的小孩儿,只要手里得到了零食,就会止住哭声,破涕为笑。

记忆里经典的零食,早先有麦乳精、鞋底饼、咸水饼干等,后来还有了麦丽素、泡泡糖、无花果等。

那些关于零食的记忆片段,哪怕过去多年也会清晰记得。有年冬天下着大雪,一大早我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赶,小伙伴小薛追过来,两人便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起上学去。小薛的父亲在市区工作,总会带回些新奇的玩具和高档的零食。路上他从口袋里抓了一把三角形的瓜子给我吃。我问他,这是啥。他说,瓜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瓜子这个名字,也第一次知晓原来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的香瓜子、西瓜子外,竟然还有如此美味诱人的零食。有了那一小把瓜子,边走边嗑开来细品,不知不觉间脚下的积雪路似乎短了很多,一会儿就到学校了,而松仁特有的酥脆清香更是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每年过节,我都爱购买些瓜子,解馋消遣,也为了找回幸福的味蕾记忆。

关于零食,还让人想起隔壁阿公。阿公每天风雨无阻徒步三公里到小镇茶馆里去喝茶,再到菜场小饮店里零拷一盅烧酒,要一碗阳春面,这碗面既是管饱的主食又是下酒的小菜。那时乡间老人并无退休金可领,因此即便是这么一点消费,日积月累也让钱包捉襟见肘。

每次阿公到镇上去,阿婆总要

数落:这老头子,生活不做,又上酒馆里去了。

然而即使手头这般紧,每次回来,阿公总不忘给他的小孙女买零食。买得最多的是装在软塑料瓶里两三毛钱一瓶的桔子水。说是桔子水,大约都是色素调成的,颜色有淡黄色、橘红色,还有深绿色。每次阿公的小孙女喝完桔子水就乐呵呵地炫耀,说爷爷买的零食真好吃。我们就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见到舌头是什么颜色,就能知道今天喝的是哪款桔子水了。现在看来这当然不是健康零食,但那时不讲究这些,美味好吃就行。

当然在乡间,长辈们不花钱也能就地取材做成各种土味零食,同样让人着迷。比如在炒菜之前,锅里的菜油热起来了,母亲却没有急着倒入菜蔬,而是先给我们煎一块自家的方糕,刚出锅的油炸方糕又糯又甜,能吃得满嘴流油。秋收时节,奶奶成了乡野种子收藏家,田埂边收集到了绿豆、赤豆,给我们炖豆沙,做成香喷喷软糯糯的香瓜豆沙塌饼。河滩边篱笆上采摘到了杜瓜,将籽取出淘洗干净后,炒一镬让人流口水的杜瓜子,我们抓起一把,边嗑杜瓜子边和小伙伴玩耍,最是忘我开心。乡间冬日,爷爷烧好夜饭,灶肚里的火灰还旺,往里面埋两个山芋。我们晚饭后就在灶头间里写作业,边写边闻灶肚里烘山芋散发出来的味道,让写作业充满了动力。当能闻到焦香时,作业也快写完了,我们就用火钳取出烘山芋,左手倒右手地趁热吃,又解馋又充饥,又温暖又满足。

记忆里的童年总是美好,很大程度就在于那些零食,以及透过零食体现出的质朴的爱和那份知足常乐的好心态。



“绝境非身事,流年但物华。” ■冯如

时令小语

落叶

耿勇文

秋风瑟瑟,黄叶娉婷。风,一阵紧似一阵,冬天带着凛冽,站在街角窥探。

黄昏时分,我走出充满民国风格的杨浦图书馆,穿过马路等公交,深秋初冬的寒意,让匆匆的行人竖起衣领,裹紧衣服。长海路旁遮天的梧桐树叶,走过星光斑在身上欢快跳动的好日子,终在有些杀气的秋风秋雨的催逼下,如黄蝶般在枝头打着回旋。

汪曾祺在散文里这般描述梧桐落叶,“梧桐大批地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梧桐,树上一点也不剩了。”

万物有情,这数不清的落叶,是

否怀念春天时的意气 and 昂扬;是否为树枝孤单抵御寒流担忧和不舍;在将落未落时,是否有过许多不舍和不甘。不过,即便有不舍,面对阵阵秋风、绵绵秋雨的催促,它们亦无法选择,只得从容地收拾好忧伤,用潇洒舞姿,豁达心境,有尊严地踏着秋风吹拂的节奏,悠扬退场。

秋风无情,我有意。望着眼前,身旁,脚下,那曾沐浴春风与我相伴相随,从发芽到生机盎然的绿叶,再到如今在秋风秋雨的敲打下,变得焦黄脆弱;在地上堆积,车碾过,人走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感叹着,“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树叶逢春而发,遇秋而谢,冬来而落。人生何尝不是,青春年华,茂盛秀发,人过六旬,青丝染霜,稀疏见白,真可谓:秋风催落叶,岁月染鬓霜。

龚定庵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指的是落花,而落叶又何尝不是如此?十九

世纪著名的博物馆学家汤姆森讲落叶的著述说:每片树叶在将落之前,必先将所有糖分、叶绿等贵重成分退还给树身,落在地上又经蚯蚓运入土中,化成植物性土壤,以供后代之用。

不过与深山老林的落叶相比,如今在楼高道宽的城市里,撒落在马路上的落叶是入不了土的,第二天一早便会被清理扫尽。

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大自然的言语》一文写道:“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叶落虽是自然规律,但总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感慨“一叶知秋”。

落叶是忘我的纯粹也好,是无奈的选择坚忍也好,是潇洒飘逸浪漫的情怀也罢,总逃不了现实环境的窘迫。一株树,一片叶,有枯荣生死,但对整片森林,只有繁衍,只有进化。季羨林先生见了,写道:“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

诗抒胸臆

题粤菜馆

冯如

入暮门头粘倒福,
出门左向觅佳餐。
煎排质嫩卧如斧,
卤菜香浓撰作冠。

勿以零丁伤旧梦,
应从坎壤识清欢。
箬间五味杯中月,
倚听轻弦缓缓弹。

生活故事

冬天的阳光香喷喷

傅光达文

立冬翌日,天空放晴,气温骤降,玄冥的寒冬模式开启。早餐后坐在阳台上翻阅闲书,晶莹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不由得记起一句成语——冬日可爱,它出自《左传·文公七年》,形容冬天的太阳,使人感到亲切温暖而幸福。想着,眼睛半开半阖,慵懒渐起,迷迷糊糊中,脑海里浮现出小辰光在老房子跟随娘娘(绍兴人管祖母叫娘娘)晒太阳的情景来。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四五岁年纪,冬天居家冷丝丝的,只要有日头的好天气,弄堂里总有三三两两的老人拎着矮凳和小椅子,到避风朝南的墙角处去晒太阳。这“晒”,真就像老母鸡孵蛋一样,窝坐着,看似慵懒,其实舒坦,透露出一种轻松与自然的气息。而我的娘娘就会习惯性地领着我到染料店娘娘(也是绍兴同乡)家去坐个半日,即晒太阳

又叨老古(两个绍兴老太就喜欢讲“咸早之”陈年往事)。

染料店娘娘与我的娘娘年龄差不多,当时都七十多岁,温良平和,脸上都有树皮一样的皱纹,都戴着黑色的绒帽,相比起来,染料店娘娘在阳光下皮肤显得更白净,鼻梁也挺,话更多。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染料店娘娘原来是一个开染料店的老板遗孀,老板过世后,染料店也关闭歇业了,但“染料店娘娘”的名声已叫响。尽管不再做生意,但她的家还算殷实,房子上楼下,底层沿马路的朝南客堂里放着一对弹性很足沙发,当时有沙发的人家,整个弄堂里屈指可数。阳光从外头射进来,不出门就可以直接晒太阳。

染料店娘娘腿上常常窝着一款八角形双提把的铜铸手炉——她们教我管它叫“火笼”,两手低垂烘着。染料店娘娘和蔼可亲,一见到我就会去自家的高口瓷瓶里取一些饼干之类的小点心递给我。然后,也给我娘

娘一个“火笼”,这样,她们两个老太就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当下的儿孙琐事或者昔日年轻时绍兴生活的场景,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她们絮叨一阵,有时两个人还会用手绢揩一揩干瘪的眼角边流出的泪滴,有时也会打哈欠。这工夫,我娘娘像变戏法一样会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黄豆或罗汉豆(绍兴人对蚕豆的叫法),揭开手炉盖,在热灰里挖个小坑,把黄豆或罗汉豆放在灰里煨,合上盖子。

不多时,有“哗”之声响起,掀开盖子,黄豆或罗汉豆的香味就弥漫在空中,娘娘捡起熟的,抛入嘴里试温,然后就递我两颗,又脆又香,“咔嚓咔嚓”两颗吃完,我伸出舌头望着她,还想要。染料店娘娘就会问我,“好吃吗?”我点点头:“好吃。”我娘娘就对我说:“让小丫头咬咬豆,练练牙齿。”染料店娘娘就会显得很高兴,并表示赞同:“是呀!孩子是该多咬咬硬东西。”然后关照我吃慢点,须细细嚼烂。

我就是这样嚼着在手炉热灰里煨过的豆子,一颗两颗,到整整一把,感觉阳光也香喷喷的。

一墙之隔外,沿墙晒太阳的人

还有很多。其中必定有8号里的风瘫老外公,他行动不便,老太婆或者家里人就从家里搬出板凳,搀出他来坐好,并在他的双膝上盖上一条旧毯子,让他也惬意地享受香喷喷的阳光。

一帮弄堂小哥哥有时会倚着一面墙玩起“轧煞老娘有饭吃”的游戏,我还小但很羡慕这个活动。小姐姐们则在一块平地上要么白相“造房子”,要么白相跳橡皮筋,玩得热气腾腾的。

很快到了煮午饭的时间,外面的喧闹声渐渐消停,晒太阳的人拎着矮凳、小椅子朝家转。我也跟着自家娘娘辞别染料店娘娘,感觉身上热烘烘的回家去。

白驹过隙,六十年匆匆而过。两位与人为善的娘娘均活过九十岁,无疾而终,安详有福。

今年立冬虽已过,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离真正的寒冷冬至还早。眼下,寒气一来,有许多人还是喜欢聚在新村小区一角或者公园一角去晒太阳。我有时也会带上一份报纸或一本书,去附近社区公园,选一处面朝阳光的座椅坐下,尽享阳光暖洋洋香喷喷的亲抚。

意犹未尽

此岸

魏鸣放文

迁入宝山北郊,许多村庙,都在河边。往南,一个镇庙,叫金皇讲寺,正在大路边上。

到达,已是下午四五点。寺庙的外墙和屋面,清一色土黄。南侧,一条很宽的河,横过了几条小河,深入到大片的田野。

小路边上坡上,碎砖和草丛,有蟋蟀鸣叫。记忆中的蟋蟀,短翅,黑褐,发亮。一只只,不,一尊尊,无不威猛,英武,触须悠长,那是昆虫世界中的美丽狮虎。

到了第二道桥,天已渐暗。河的对面,像是一个浓暗的荒岛。

一个人坐着,四周很静。不时,河面上传来一声巨响,那是鱼儿起跳回落了水中。中间“呱”的一声,是有灰色的江鸥飞过。对岸,黑暗中一片越来越响的沙声,是纺织娘的鸣叫。此岸,正是或急或缓的唧唧声,那是蟋蟀们的回应。